

# 理想和奋斗是人生的全部

——追忆王兰垣先生

杜鸿林



王兰垣先生的学术代表作



《斯大林文集》,百部书籍读下来,语录卡片做了千张之多,最后形成长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活方式的论述》,发表在《科学社会主义》1986年第1期。先生让上学生安心静心研读原著的要求,对我们治学具有基础性指导意义。

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一书,两位作者皆为当时国内政治学界的权威。曾经历“文革”且在北大荒兵团度过八年知青岁月的我,对该书中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阐述有不同看法,于是写了一篇商榷性文章,题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个问题的反思》,发表在《天津社联通讯》1988年第5期。王先生认可我的此举,强调反思意识、审视意识是学人的必备品质。在他的鼓励指导下,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试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空想因素的特征、根源、历史评价与历史命运》,论文的反思意味鲜明浓重。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此说长时段内成为不可怀疑和撼动的定论,王先生鼓励我可再做探究。我尝试写了《共产党宣言》发表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发表在《天津市管理干部学院校刊》1988年第1期。我在文中论证的逻辑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次科学的表达;马克思的三大经济学手稿(即1857—1858年、1861—1863年、1863—1865年三个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的标志,《资本论》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周详阐发;《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是狭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共产党宣言》之后。”王先生预言,关于这个重大问题,日后学界肯定还会有深度考究,要我跟踪下去。果然不出先生所料,拙文发表20年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项子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提纲,于2008年6月定稿,该提纲第一章第三节的两个小标题是:“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成;二、《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问世。”应当说,该提纲所确立的观点是我国学界主流的、权威的学术见解,也是对王先生20年前预判的验证。

如今,逾古稀之年的我愈加感怀先生对后学的教诲提携,对先生的怀念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加深切。在先生辞世后的25年间,天津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培养、学术建树等方面卓有成绩,足以告慰先生。

(作者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分副巡视员、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教授、硕博导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 学人小传

王兰垣(1928—2000),河北徐水人,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首批入朝参战,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历任连指导员、文化教员等职,1958年转业到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教授、硕博导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独著、主编专著和教材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分获国家级奖项、天津市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 沽上丛话

# 北京风筝五家串起的五彩天空

马知遥

北京的“曹氏风筝”是2011年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的。说起这个风筝,还需要提及大家都料想不到的一个人,那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曹雪芹不仅创作了传世经典《红楼梦》,更有一部《南鹞北鸢考工志》流传至今,里面提到的风筝扎制技艺由孔祥泽家族传承发展,融合官廷与民间风筝精华。

据曹雪芹在其书稿中所言,他的一位朋友因病致残,失去了劳动能力,投靠到他家生活。曹雪芹不忍见友人陷入困境,决定教他一门手艺,即祖传的“曹氏风筝”。朋友经过学习,一年后经营风筝生意发家致富,便赶着装满礼物的车登门答谢曹雪芹对他的帮助。曹雪芹在书中特意提出把风筝扎制手艺教给“废艺者”,让他们能够自谋生路。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扎风筝作为一门技艺,一开始在曹雪芹那里就是用来帮助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人,让他们在人间找回个人生存的尊严。这样的思想对当代的非遗保护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当我们看到一些非遗项目因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而濒临灭绝时,其实可以转换一下思路,学习当年的曹雪芹,不是把自家的技艺藏之于室,而是供有需要的人谋求出路,让非遗发挥更大的功能。

2023年2月12日,我登门拜访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氏风筝”代表性传承人孔令民先生,年近八旬的他居住在京西一个偏僻村庄里。在他看来,住在村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用来扎制风筝。“曹氏风筝”的代表作品是沙燕风筝,分为肥燕、瘦燕和比翼齐飞燕三种。除了燕子还有很多代表吉祥的图案,比如蝙蝠、牡丹、龙凤等。根据曹雪芹《南鹞北鸢考工志》传承下来的风筝扎制歌诀有21首、技法43种,系统而完整。孔老先生如今年岁已高,却还在家中授徒。通常一个徒弟学会全部技艺需要半年时间。老先生住得偏僻,交通不太方便;另外,当下大部分年轻人对风筝的市场行情并不看好,所以孔老先生的技艺也面临着传承断代的问题。

说起孔令民先生,天津市和河北省一带的风筝艺人都连连称赞,大多说年轻时学习风筝制作,拜见请教过孔先生,所以受北京“曹氏风筝”影响,天津市和河北省一带也有很典型的沙燕风筝的造型,扎制手法十分相似,只是随着技艺的熟练,天津的风筝艺人对风筝的制作又进行了改良,形成了榫卯结构可以拆卸折叠的风筝样式。

其实北京的风筝流派还有哈氏(风筝哈)、金氏(黑锅底)、金马派和“风箏于”四家,另有费保龄扎燕一派,各有绝活与鲜明风格。哈氏风筝传承四代,同属国家级非遗。这门风筝的特点是瘦沙燕,膀条瘦长,比例精准,善抗大风,起飞快,飞得稳。此外它是软翅,眼能转,翅会抖,极其逼真。金氏风筝俗称黑锅底,这派风筝属于宫廷传承,代表作是黑锅底沙燕,用黑烟烟子调胶来画,造型古朴、大气醒目。图案多福寿寿喜,作品大多为硬翅。还有金马派风筝,传承人是吕铁智,该派风筝工笔重彩,绘制极精,细腻典雅,沙燕寓意丰富,制作骨架轻盈,风动性好,灵动飘逸,注重意境与审美。位于北京东四条的老字号“风箏于”,他们家的风筝头部通透,眼珠可动,造型别致,膀形圆润,飞行稳,适合小风。此外还有北京的盘鹰风筝更是一绝,年轻的传承人刘辉把传统盘鹰风筝玩得炉火纯青。盘鹰风筝的制作是一绝,但如果没有高超的放飞技术,也会让这门技艺大打折扣。刘辉能够在无风的环境下,让盘鹰上下盘飞,左右手双盘飞,甚至可以同时掌握三个盘鹰在高空和低空飞行,他已经多次获得国际国内风筝大赛的金奖,盘鹰表演也成为一些体育赛事的开场节目。

在京津冀一带,民间有很多热爱风筝的“网友”,他们积极组织各种风筝比赛和风筝交流活动,在比赛和活动中切磋交流技艺,丰富了三地风筝的品类,也促进了风筝行业的发展。目前传统风筝还流行在市面上,经过创新的风筝也屡屡出现在风筝大赛上,引来观众的喝彩和赞赏。古老的风筝艺术,因为交流而精彩,因为持续的创新而焕发活力。



刘辉盘鹰风筝作品《鹰翔天际》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氏风筝”代表性传承人孔令民先生书房一角

近日精读《津沽学人》一书,不禁追忆起恩师王兰垣先生。1985年秋,我考取天津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全日制研究生,王先生是该学科带头人,自此我与先生结缘。先生生前,我曾以《理想等于半个人生——共产党员、博士生导师王兰垣教授访谈录》为题著文,发表在1998年2月4日的《天津日报》上,当时他叮嘱我,“不要吹过了头”。2000年11月11日先生仙逝,将近26年过去了,作为晚辈后学的我,又该如何记述恩师?

先生的学术造诣令人敬佩。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提上了日程。在范若愚、江流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带领下,赵曜、高放、刘佩弦、高原、杨宏宇、赵明义等学者率先投入这一学科建设的行列。彼时在天津师范学院(后更名为天津师范大学)执教的王先生,决心要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新生”学科建设上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首先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教材建设方面。在我1985年秋入学之前,由王先生领衔,包括金愈庆、谢炎久(两位先生均已辞世)等老师在内的导师团队,带领一众研究生,紧盯国内相关研究前沿最新动向,主动积极吸收相关研究成果,敏锐捕捉真问题,力求形成具有自家见解的观点并使之系统化,其显著标志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动·社会制度》(白山出版社1989年5月版)等系列代表作的出版。在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领先地位中,天津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学科点及其研究团队居其一位。引人关注的是,以王先生为学科带头人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点,与徐大同先生领衔的政治学学科点、沈德立先生领衔的心理学科点、庞卓恒先生领衔的历史学学科点,以及由许可成先生领衔的国际共运学科点,一同荣获天津师大文科“五朵金花”之美誉。

再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方面。长期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原理教材主打三大板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模式,其中依然有苏式教材定

式的遗存。王先生带领老中青结合的研究团队,放弃“三板块”模式,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采取一说的“笨办法”,分别设立了包括物质论、发展论、认识论、方法论、劳动论、文明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阶级论、民族论、国家论、政党论、革命论、共产主义论等十四论。由王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概论》于1987年6月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系统性、整体性、科学性、实践性的重要参考书。

还有就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同样开启了国内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深度反思,包括王先生在内的那代学人更加体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精心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进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之源、生命之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何处切入,结合点何在,聚焦哪一条主线?王先生带领研究团队集体攻关并亲自执笔,经一番辛苦,由他和谢炎久、金愈庆二位先生联名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一书于1991年8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主编题为《中国大同思想和平均思想的演变》,分述了西周至战国时期关于美好社会的各种论述、秦汉魏晋时期大同思想和平均思想的演变、隋唐宋元时期大同思想和平均思想的演变、明清时期大同思想和平均思想的演变。王先生要求我们这些起草人要以现代、当下为视角,深化“大同思想”的研究,为科学社会主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应当说,注重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王先生是具有相当高的自觉性的。上述三种专著,王先生都选我为起草执笔人之一,其中,《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古代部分由我起草,但正式出版的文稿却几乎是王先生重写,这令我汗颜,更激起我“雏驹自奋蹄、雏鹰展翅飞”的紧迫感。

先生的品格令人敬仰。上文提到的范若愚、江流、高放、刘佩弦、高原、杨宏宇、赵明义等国内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研究的翘楚,都有着资深的红色革命经历,王先生也是如此。1955年,他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师范学院党史系学习一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育儿之法既有章可循,又无法用一道公式解决所有的问题,让一种方法适用所有的孩子。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心态和表现会随着年龄增长和环境影响时刻变化。童子功影响一生。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阶段,是着力培养孩子专注力、激发内驱力、养成微习惯的黄金期,但很多年轻家长(严格说来,他们本身还是孩子)方法拎不清,实操玩不转,孩子不买账,自己干着急。针对上述共性问题,作者认为,家长既要有“破”的招法,又要有“立”的技巧。比如,有的家长说,孩子沉迷游戏都是手机惹的祸。作者认为,手机只是通讯工具,设备无

##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教子奇招——家长的15个“怎么办”》书稿首先打动我的,是作者王青自序的标题(每一朵花都值得欣赏)。因为本书责编和二孩母亲的双重身份,我阅读书稿中的每一行文字时,都有着很强的代入感。那些颇具画面感的描写,引人入胜的故事,深入浅出的道理,简单实用的招法,不仅使人沉浸,更能引人深思。

这部新著分为好习惯、好品行、好家风三个板块

# 每一朵花都值得欣赏

熊隽

共15章。作者依托36年讲台经验,经过万名学生样本提炼,精选出“幼小衔接不好怎么办、写作业磨蹭怎么办、专注力差怎么办、不懂规矩怎么办、不听家长话怎么办、说谎怎么办、沉迷游戏怎么办、不懂感恩怎么办、心理问题问题怎么办、厌学怎么办、父母意见不统一怎么办、早恋怎么办、二孩家庭‘摆不平’怎么办、隔辈溺爱怎么办”等15个“怎么办”,囊括了家长教育孩子过程中的各种难点和痛点,案例鲜活,分析透彻,兼具代表性、指导性和操作性,家长尽可从其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少走弯路,将孩子培养成身心健康、素质优良的有用之才,助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礼记·学记》总结了“教之所由兴、所由废”的重要规律,提出“豫、时、孙、摩”的“大学之法”,即教学成功的四个基本原则——预防性原则、及时施教原则、循序渐近原则、学习观摩原则。作者在书中写道:“人生无彩排,天天是直播。这既是生命的遗憾,也是成长的魅力。”正因如此,家长才更要领会“豫”与“时”的精髓,在校正孩子现在和规划孩子未来时



# 满庭芳

第五四三期



寻幽(中国画) 郑二岭

盛唐的马界,最传奇的不是战场良驹,而是唐玄宗亲手打造的“舞马天团”。

公元742年,玄宗从全国甄选百匹良马,它们得符合肌肉匀称、耳小目明的标准,入宫后先享“皇家级待遇”:马厩铺着蜀锦地毯,冬天垫上贺兰山上的暖草,夏天有专人扇扇降温,饲料是混合了豆类、粟米的“营养配餐”,每匹马都有专属驯马师和名字。

训练更是严苛又浪漫。马要跟着节奏起舞,先练“碎步踏节”——四蹄踩出和鼓点一致的节拍;再练队列,能排成“天子万年”的字样;最高难度的是“衔杯祝寿”,音乐至高潮时,马要纵身跳起跃上雕花舞床,衔起酒杯,转身递给玄宗。诗人张说亲眼见过千秋节的舞马表演,写下“腕足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蹈千蹄”的诗句,说马跳舞时会像人一样屈膝行礼,姿态比伶人还灵动。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上,就刻着这样的场景:舞马踏着节拍,鬃毛飘起,和文献中的记载丝毫不差。

《明皇杂录·补遗》记载:“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分左右,分为部目,如某家宠,某家骄。”唐玄宗生日时,舞马和斗鸡是两项最重要的娱乐活动,每次都要动用百匹舞马,阵容相当可观,于兴庆宫的勤政、花萼两楼下举行盛大表演。表演到高潮时,舞马随着音乐登床舞拜,衔杯祝寿,之后皇帝醉了,大臣醉了,马也喝醉了。

马背上的中国史(七)

# 唐玄宗的“舞马天团”

赵威

让君臣从醉生梦死中醒过来的,是渔阳响起的鼙鼓。安史之乱,安禄山攻入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来不及也没有心思带上他那那庞大的舞马天团,舞马因之流落民间。安禄山此前曾多次入朝祝寿,见过舞马表演,所以抓了所剩不多的数十匹带回范阳老巢。后来,安禄山败亡,军中有未见过舞马的将军把它们当成战马饲养。一次,军中宴请,军乐响起,舞马便开始跳舞,吓得士兵四处躲藏,以为碰到妖怪了。士兵拿着棍棒驱赶,舞马以为自己要表演不好,跳得更卖命了,最终遭鞭打而亡。

大唐王朝摇摇欲坠,舞马销声匿迹。而这一幕,不免让人想起那幅《照夜白图》。韩干画的马,之所以能流传千年,就是因为他的不是马,而是一个时代的悲歌。



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